

藕断丝连未了情

吴灏 著

作家出版社

藕断丝连未了情

吴 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藕断丝连未了情/吴 灏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4

ISBN 7-5063-1928-4

I. 藕…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960 号

藕断丝连未了情

作者: 吴 灏

责任编辑: 联国

装帧设计: 碧云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7.3

印数: 0001-2000册

版次: 2001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928-4/I·1912

定价: 20.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相逢在滨海小城	1
二、默默走来的爱情	6
三、朝朝暮暮相思情	18
四、三兄弟小城情恋	27
五、在大动乱中生活的人们	37
六、患难见真情	44
七、千金难买师生情	53
八、潘高失足铸成千古恨	63
九、师生共叙患难情	73
十、伢琪他乡遇故人	82
十一、久别重逢小县城	92
十二、潘高偶遇亲生女	102
十三、姑宁巧遇柳丝丝	112
十四、万世飞东山再起	120
十五、潘高用计巧脱身	128
十六、柳丝丝大义助潘高	136

十七、关美荣携子返滨海	146
十八、侣琪挥泪忆往事	155
十九、吃蟹餐，举国欢庆	163
二十、潘高下海成巨富	173
二十一、钗头凤醉倒痴侣琪	182
二十二、柳丝丝认父归宗	191
二十三、三兄弟话谈人生	200
二十四、旧地重游情不同	208
二十五、含笑在弥留之际	216
二十六、赤子心情系中华	227

(一) 相逢在滨海小城

在渤海之滨的东北隅，有一座小城。它南靠渤海，北依燕山，东有石河，西有汤河；它的东面是古城，西面是北方旅游胜地。城虽不大，却是古迹风景集于一身的所在。

五十年代中期，在这个小城的唯一中学里，三个即将毕业的初中生，在校园的一棵大柳树下，认真地谈着各自的理想。坐在当中的是一个胖胖的，敦敦实实，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说话粗声粗气的潘高。他是三人当中的老大。他目光敏锐，脸上透着睿智，很有“长者”的风度。

“小二，你真的考中专吗？”潘高认真地问坐在他右边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我们书中的主角陈漠。陈漠是个内向人。他不大说话，遇事好沉思，之后，才淡淡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许这就是当时“不太光彩”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他这种性格。因为他父亲的好说，惹了大祸，打成了右派，所以他母亲常常告诫他说：

“漠儿，千万不要学你爹。记住，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哇！”现在，大哥问他的志向，他也是本能地沉默了一会儿，望了大哥一眼，才说：“嗯！”“小三，你呢？”潘高又问他左边的那个瘦小的田真。田真，性格活泼，说话不假思索，脱口就出：“我听大哥的！大哥上哪，我就上哪。”“那好吧！小二考中专就考中专，咱俩上高中，行吗？”潘高给他们的谈话做了总结。谁知，这一次谈话之后，他们竟然分别了八年。八年，可是个不短的时间呀！

二

陈漠考上了辽宁省师范学校后，学习十分刻苦，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女，政治上根本没有什么进取可谈，他的唯一出路是在学习上超过别人，在知识上要有一技之长，否则，他将被社会淘汰。三年后，陈漠毕业了。他带着优异的成绩，带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也带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踏上大连的道路。还真运气，陈漠被分配到市内一所中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进修，以他坚实的语文知识功底和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博得了领导和学生的好评。在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年代里，父母生活无人照顾，幸亏他的舅父托人帮助，才把他从大连调回这座小城。

陈漠回到小城的第二天便步行到教育局报到。人事科长打量了一下这个小伙子：白汗衫，蓝裤子，黑布鞋，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清秀白皙的脸庞，剑眉下炯炯有神的明眸给人留下精明干练的印象。人事科长心理暗想：这小伙子将来一定会成大器。

“你先到二中去吧！那里缺语文教师。”人事科长说后又想起了什么：“你有车吗？”

“没有。”

“那好。你顺着河堤走，大约十五分钟便可走到二中。”科长关心地补充说：“二中校长姓李。他和你舅父都是一中教师，也许你会认识他。”

陈漠顺着河堤往西走。河堤还是旧日的河堤，两岸依旧是旧日的景象，并没有多大变化。眼下正是九月初，太阳照在脸上火辣辣的热，汗水顺着两颊不停地流。陈漠索性脱下汗衫，穿着印有“八中”字样的白背心，边走边甩着手拎着的汗衫。路上人不多，从路旁柳树上传来噪耳的知了声。他想停下来休息，忽然，发现小时候与潘高大哥、三弟田真摸鱼、捉蝻蚰的小河沟和荒草坟地不见了。眼前出现了“人民公园”的大门。虽说是公园，并没有人把守门口，人们自由地来来往往。于是，他也泰然的穿过了公园，横过了一条不太宽的马路，来到了二中门口。

二中的校园并不太大，倒也幽雅。校园西面是几排新盖的砖红瓦的教室和办公室；东面是一个有三百米跑道的操场。校园周围没有墙，是用铁丝网圈起来的，铁丝钉在一棵棵碗粗的杨树上。校园内的各个小道两旁都栽上了一房多高的垂柳。陈漠看到这一切，心想，学校虽不大，环境倒挺好。正当他忘情地观景时，耳边响起了女人的声音。

“同志，您找谁？”

陈漠急忙收回视线，回头一瞧，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教师。这位女教师右手托着点名夹，夹上放有粉笔盒；左手拿着一个木三角尺。显然，这是一位数学教师。

“我是来报到的。”陈漠礼貌的回答。

“嗯——校长室就在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女教师本能地用三角板指了指不远处的瓦房。

“您是——”

没等陈漠说完，对方就回答说：“我是学校的教师。我姓姁，

女字旁边一个‘吉利’的吉。”

陈漠打量了一下这位热情的女性。她，身着朴素，身材颇长，黄发齐在耳根，白里透粉的脸上有一对招人喜欢的大眼睛。女教师被陈漠的猝不及防的打量弄得腼腆起来，脸上泛出了羞涩的红晕。

“谢谢！”陈漠不好意思地避开了对方的视线，然后向校长室走去。

陈漠轻轻地敲了一下校长室的门。

屋里传出了一位男子的声音：“请进！”

陈漠推开门走进校长室。一位中年男子从面对门外的座上站起来，他脸上流露出惊喜的表情，向前走了两步，说：“让我猜一下，你就是新来的陈漠，对吗？”陈漠仔细地端详对方，不由自主地脱口喊出：“李老师！”陈漠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地流出眼泪，这是引导他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的恩师啊！他几回在梦里梦见这位慈祥的良师益友。今天，在这座小城的学校里意外地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老师，这是他回到故乡的第一件喜事。

“这几年你到哪去了？”李老师接着说：“我打听过你几次，都说不知道。你舅父也调到外地去了，只好问田真。田真也没有你的消息。不料，你到突然上门来了。”

“李老师，田真也在本城？”

“不但在本城，还在校呢！”

“真的？！”

“真的。等一会，你就见到他了。”

李校长说着，打开了门，对朝瓦房走来的一位女教师喊道：“吕老师，你把田真找来！功夫不大，田真便来到了校长室。

“李校长，您找我？”

李校长笑咪咪地望着田真，神秘地指着陈漠说：“你看，他

是谁？”田真把视线转向陈漠脸上，愣了一会儿，惊喜地喊道：“陈漠！陈漠！”接着，两人热烈地抱在一起，久久的，久久的。田真用力地打着陈漠的肩膀，深挚地低诉说：“二哥，我好想你呀！这几年你怎么不来信呀？”陈漠喉咙哽咽了，好半天，好半天才激动地说：“我也想你了！”站在旁边的李校长摘下了近视镜，擦了擦挂在眼角的眼泪，深情地说：“我们大家有缘份又在一起了！”接着对田真说：“田真，你领着陈漠在校园里看看，让他熟悉一下环境。”之后，对陈漠说：“陈漠，明天休息一天，后天上班。”

小哥俩高兴地走出了校长室，朝着幽静的校园走去。

田真边走边向陈漠介绍学校情况：“二中虽小，倒也不错。第一，校长是咱们老师，多少都有关照，老师总不会给学生亏吃吧！第二，教师队伍整齐，青年教师多，人事关系好处；第三，学校环境优美。你看，花草树木多茂密！”陈漠打断了田真的话：“三弟，大哥在哪？”“大哥？嘿！我忘了跟你说了。”田真眉飞色舞地谈起了大哥：“大哥现在可发了！他从师院毕业后，分配到教育局教研室，在大学入的党，现在是教育局党办主任。你想见他吗？”“怎么不呢？他是咱们大哥呀！”“那好，明天我领你去见他。他家就住在教工宿舍。好啦！咱嫂子就是刚才找我去校长室的侣老师。”

小城的教工宿舍就那么几排青砖瓦房，每家两间，独门独院。就是这么简陋的宿舍，在这个小城里能住上也就非常不简单了。潘高住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小院。小院里有自己压的两个小房，一间是杂房，晚上放自行车用，一间是厨房。一向很冷清的潘高小院，从屋里飘出来欢笑的声音。分别八年的小哥仨，现在谈得火热。

“二哥，你还记得咱仨最喜欢的那首诗吗？”这是田真的声

音。

“记得。你听我背背。”这是陈漠的声音。

黑夜里，月光下，静静的教工宿舍的院子里传出了铿锵有力的颂诗声：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忽然，一个人声音变成了合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夜深了，潘高屋里的灯还在亮着……

（二）默默走来的爱情

—

中午，放学的师生正有序地走出校门。

“陈老师！陈老师”，婀娜边一路小跑，边喊刚出校门的陈漠。陈漠回过头，瞧见气喘吁吁的婀娜，便停下脚步，等着她。

“姑老师，有什么事？”

“我有两张今晚的话剧票，阜新话剧团演的《钗头凤》。你去看吗？”

“有这等好事，我能不去？！”一向寡言的陈漠，今天意外地爽快，一反常态，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很想去看这个话剧，这不仅是听说演得好，更主要的是他喜欢陆游的诗词。怎奈票不好买，也就只好作罢。现在婀娜要请他去看求之不得的话剧，当然喜出望外。

“那好，咱们晚上七点在剧场门口见。我等着你。”婀娜说到

“我等着你”时，眼睛脉脉含情地望着陈漠。

“好吧！”陈漠高兴地答应下来。

下午一上班，田真风风火火地到语文组找陈漠，一进门便从兜里掏出两张话剧票，兴冲冲地对二哥说：“二哥，今晚我请你看话剧《钗头凤》！”

陈漠瞧了一下屋里的人，小声对田真说：“走！到外面去说。”

来到操场的一棵大树下，陈漠停下来对田真说：“三弟，真不好意思，中午放学时姑娜也给了我一张今晚的票，我答应跟她一起去。你看，这票——怎么办？”

田真倒是高兴地说：“二哥，你当然要陪姑娜去。没事，这张票我给别人。”

“合适吗？”陈漠不好意思地问田真。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哥俩有啥说的？”田真毫不介意地说。停了一会儿，田真神秘地对陈漠说：“二哥，恐怕你要走桃花运啦！平常我就观察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咱校年轻光棍那么多，姑娜谁也看不上，唯独跟你那么亲热。凭我的直觉，她一定是爱上你了！”

“你胡说什么！人家是地委书记的千金，我高攀得上吗？再说，我们只是工作关系，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陈漠很认真地说。

“二哥，你真是木头。你真没看出姑娜对你的感情跟对别人不一样吗？比如说，她为什么请你看《钗头凤》而不请别人？二哥，听我的，《钗头凤》就是爱的信号，你可千万不要放过。”

“三弟，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为你自己想想，找个合适的对象啦！”

“我？你三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的对象还没生出来

呢!”

“你呀!说到正经事就没正经了。不跟你磨牙了,一会儿我还有课。噯——我和姝娜看话剧的事,你可替二哥保密呀!”

“没问题!”

话剧演出结束后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到剧场门口,出于回报的心情,陈漠主动地提出送姝娜回家。姝娜欣然答应了:“那就有劳大驾啦!”

就在这时,侶琪走过来和姝娜打招呼:“姝娜,你也来了!”姝娜看见走过来的侶琪,忙问道:“侶姐,你跟谁来的?”潘高走过来说道:“跟我!你们也来啦?”陈漠看见大哥大嫂有点不好意思,拘束地说:“大哥!大嫂!”细心的侶琪看见姝娜也有点不自然,便对陈漠说:“陈漠,你大哥把车放在附近的朋友家了。我们去取车。明天见!”潘高也说:“姑老师明天见!”

姝娜歆羡地望着远去的侶琪和潘高,心想:“侶琪真幸福!”站在她身边的陈漠问道:“你在望谁?”姝娜没有回答,回头对陈漠说:“咱们走吧!”

走在前面的侶琪和潘高其实没去取车。他们是徒步来的。潘高边走边表扬侶琪:“我说侶琪,你今天挺机灵,编瞎话来得够快的。”侶琪得意地说:“不过,跟你比还差点。”潘高说:“咱们还是说正经的吧!我看姑老师对陈漠还真有点意思。你帮她们捋捋车,不然,咱们那个傻兄弟准搞不成!”侶琪说:“你说的是。我也这么想。其实他俩挺般配的。你那木头兄弟要是有你追我的一半的劲,保准把姝娜追到手。”潘高说:“说到我追你,我倒想起夏涛的那首打油诗:‘我们班有两枝花,班里男生都追她,谁能追上一枝花,神仙见了也妒他。’可惜呀!写诗的人没追上,我倒追上了。”侶琪笑着给了潘高一拳:“你属狗皮膏药的,贴上了谁就跑不了!”潘高执着地说:“你算说对啦!搞对象就得有狗皮膏

药的那股子黏劲！要不能把你贴住。”侶琪问道：“老潘，最近你有夏涛、柳丝丝的音信吗？”潘高摇摇头：“没有。前些日子，有人说夏涛在龙县，可谁也没见过他。”侶琪说：“要是柳丝丝没结婚，跟陈漠倒是挺合适的。”潘高反驳道：“这话等于没说，上哪去找柳丝丝？说实话，姑娜找陈漠这样的对象也不算俯就。我们局里的关美荣长得挺标致的。我早想给陈漠介绍，可惜，她跟咱俩一样是回族，怕她家不会同意，所以我没敢提。”侶琪忙说：“你别胡来！虽然陈漠不吃猪肉，可他是汉族。关美荣愿意，人家家里是否同意？不妥！不妥！”这时，他们已来到家门口，潘高认真地说：“所以我没敢提呀！你多做做姑娜的工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侶琪笑着说：“嗨，真不愧是当官的，在家里也下命令！”说着，俩人都哑然而笑。

现在，陈漠和姑娜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城的夜晚既宁静又美丽。乌蓝的夜空，月明星稀。路灯默地向行人送过微弱的光线，整个小城好象罩在灰蒙蒙的轻纱下面。这里没有噪音，没有车辆，只有晚归的稀少的行人。陈漠和姑娜就是这稀少的行人当中的一员。他们没有骑车，而是推着车，并着肩，慢慢地边走边聊。

“你喜欢这个话剧吗？”姑娜漫不经心的问。

“喜欢。不过陆游演得太窝囊。看不见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勃勃英姿，看到的却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文弱书生。”陈漠很感慨。

“不过，我挺喜欢《钗头凤》这首词。”姑娜瞟了一眼陈漠。

“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看见了这首词，当时觉得不错，便抄下来了。直到现在我还会背这首词。”说着，陈漠抑扬顿挫地、小声地背起《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

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姑娘几乎是连珠炮般地背下了这首词。

“你会背唐婉的《钗头凤》？”陈漠很惊奇。

“当然。本姑娘能‘数’，也能‘文’。”姑娘说着这句话的时候，非常得意，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调皮的望着陈漠：“没想到吧！”

“真看不出！”陈漠诚服地说。

“看不出来的还有呢！”

“还有？”

“嗯！还有。”

他们来到了姑娘家。

姑娘对陈漠笑着说：“到家啦！进去坐坐？”

“不啦。”陈漠很满足：“谢谢你的请客！”

“只有这些？”

“当然，以后要回报。”

俩人会意地笑了。陈漠借着灯光与月光，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姑娘。他才发现，姑娘原来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真美！”陈漠看得发呆，不由脱出了口。“你说谁呢？”姑娘的发问使陈漠清醒了：“没说谁，我是说月光真美。”姑娘看陈漠憨痴的样子，哈哈地笑起来：“文人触景生情了吧！”陈漠难为情地说：“你回家吧。我不打扰你啦。”“那好。再见！”“再见！”

姑娘瞧着离去的陈漠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一个书呆子！”

我们且不谈姝娜回家后的心理活动，还是先看看对异性一向不太注意的陈漠是怎么想的。他来到二中将近一年的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他的老师李校长，异姓兄弟田真，大嫂侣琪，还有就是姝娜。姝娜任他们班的数学课，又是李校长给他安排的班主任助手。平时，他对姝娜很尊重，但谈不上关心。他觉得姝娜讲课很好，同学们非常满意，可以说是二中女教师中的佼佼者；在做班主任助手方面，她很尽心，替他在生活方面照顾女同学，给他减少了不少麻烦。在陈漠看来，姝娜是一位好姑娘，没有一般女孩身上的娇骄二气。她是女子却又不象女子，不是男子倒有男子气的女性，她象出水的芙蓉，可远观，不可亵渎。看完话剧后，躺在床上的陈漠，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姝娜的面孔，姝娜的双眸，姝娜的声音，姝娜的楚楚动人的举止，怎么也不能离他而去。在一起工作将近一年，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身边的姝娜竟然是一个让人爱慕的女性？姝娜对他的点拨他竟然未能理解：“看不出的还有呢！”、“只有这些？”……唉！难道姝娜真的对他有意？是友谊？是爱情？不！不！不！陈漠，你不能太痴情：他在否定自己；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唉！姝娜，姝娜，好狡猾的姝娜！陈漠象过电影一样，回首着与姝娜的交往，追溯着姝娜的每一个点拨。他想：第一个在他心中拨起爱情之火的姝娜此时此刻，她在想什么？

二

冰化啦！雪化啦！春天来啦！风儿细，柳儿斜；花儿香，鸟儿啼；燕儿舞，蜂儿忙。陈漠的心情象春天一样，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他开始懂得生活不单是工作，工作，除了工作之外，还应有友谊，有爱情，象春光一样，生活应是五光十色。陈漠对姝娜的感情与日俱增，一天不见姝娜，心里就象无人的广

场，空荡荡的。他想对姝娜说出这种心情，却又没有勇气，真是暗相思，无处诉。越是在人前，陈漠越是不敢与姝娜接触。姝娜也好象有意识地躲着陈漠。在众人面前，他们收敛着，掩饰着内心相爱的炽热的感情。爱的种子萌发了不可压抑的幼芽，丘比特之箭正在射向陈漠和姝娜。

陈漠安排完工作后，准备去看望前两天在体育课上摔坏了胳膊的翟晓峰。刚推出车，便碰上迎面走来的姝娜。陈漠便托付姝娜照顾好学生的自习课。姝娜说：“自习课由田老师辅导几何。咱们一块去看晓峰吧。”陈漠寻思了一会儿：“也好。两人去更方便些。”

来翟晓峰家，对姝娜是第一次；对陈漠则是常客。翟晓峰父亲是船员，经常不在家。翟晓峰母亲对晓峰非常溺爱，这就养成了晓峰一些坏习惯，成为学校出了名的“差等生”。陈漠喜欢打篮球，翟晓峰也喜欢打篮球。是篮球把他们连在一起，是感情把他们拴在一起。在翟晓峰心目中陈漠老师是一位完美无缺的良师益友，是他崇拜的偶像。他常跟他母亲说：“陈老师待我真好，他不但课讲的好，还讲义气，是个男子汉。妈，你放心，我一定学好。就是——有时候忘了！”陈漠也说的好的：“知道忘了，就是改正的开始。允许忘，不允许总忘。”翟晓峰用手挠着头皮，不好意思地说：“习惯了，到时就忘。陈老师，我要是犯了毛病，你，你就打我。”其他男孩儿也和翟晓峰一样，把陈漠当成他们的亲哥哥，对外人提起陈漠，总是说我们的陈老师如何如何，甚至对李校长说，让陈老师一直跟到他们毕业。陈漠对班里的男生也是一往情深。哪个学生有什么特长，哪个学生有什么毛病，哪个学生家有几口人，门朝哪开，他都了如指掌。不少家长对他也很熟，很亲切，因为他常家访。尤其一些差生家长，对陈漠特别感激，因为他们的孩子自陈老师接班后一天天在变好。